

对付主恢复中区域主义的难处

读经：以弗所书四章三至六节，使徒行传一章十七节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八至九节，四章一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四节。

工作区域的难处与调和的需要

在美国有工作的区域，但一个区域的同工很少与其他区域的同工有交通。区域的时代该了结。倪弟兄曾使用区域这辞，但他的意思并非如我们今天所实行的。使徒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作工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耶路撒冷一带的犹太人当中作工，但这两个区域之间是有关联的。尤其使徒保罗尽他所能的将外邦众召会和犹太众召会调和。这调和的障碍是雅各。他太犹太化了。（徒十五 13，19~20，二一 20~26，雅二 8~12。）那令保罗担忧到极点。保罗在外邦地区工作非常忙碌；他很少有时间离开那工作。但他关切在耶路撒冷的情况。他知道他回耶路撒冷是在冒险。圣灵警告他有危险在等着他。（徒二十 22~23，二一 4，10~11。）然而，他忠于他的负担。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没有在身体里调和，如何能站立得住？

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负担，是要在他所看见神新约经纶的异象之下，将犹太世界的众召会与外邦世界的众召会调和。然而，因为雅各坚决留在犹太教的范围里，（20~26，）保罗无法尽他的负担。保罗在访问耶路撒冷期间，要保护自己脱离犹太人，被迫上诉于该撒；（二五 11；）至终，他被罗马人监禁。在狱中，神仍使用祂忠信的仆人保罗，又写了八封书信。保罗在他坐监之前写了六封书信，在他坐监之后写了八封书信。在他上诉于罗马之前，他只写了六封书信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、加拉太书、罗马书、和哥林多前后书。他第一次在罗马坐监期间，写了歌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和腓利门书。在那次坐监之后，他写了提摩太前书、提多书、和希伯来书。然后，在他第二次坐监期间，他写了提摩太后书。保罗写末八封书信，神使用他过于在他坐监之前。基督身体的启示在保罗前六封书信中并不完备，末了八封，特别是以弗所书，完满的揭示身体。神这样使用保罗，乃是祂的经纶。

在神的经纶中，区域算不得甚么。在不同区域的工作若不调和一起，这些区域性的工作会分裂基督的身体。已过二十年，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区域主义的实行分裂了我们。一九八四年开始，我召聚数次紧急长老聚会。（见『长老训练』第一至十一册。）我告诉弟兄们，我们当中有分裂的倾向。我很清楚有不同的工作正在美国不同的区域和其他国家进行。然而，我不想太快去摸这些不同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忍耐等候。

在这恢复中主要的难处，不是某些引起麻烦的人；主要的难处是区域主义。因为我晓得区域主义的危险，所以开始鼓励相调。我们当中头一次相调特会是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举行。（见『一九九三年相调特会信息□关于主的恢复和我们当前的需要』。）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作些事以消除区域。

某些同工有想要在主的恢复中作区域性工作的想法；这是出于他们的性格和个性的一部分，这对主是大难处。他们在这恢复中，用这恢复的材料和我的名义来作他们的工作。有些人以为他们懂某些事过于我所传讲的，并且远比我更能帮助人。那也许是真的；然而，他们以错误的方式进行他们所要作的。他们的方式是忽略身体。一位同工也许认为他作某事能比我作得更好，但他必须考虑，他以他的方式作工，会不会损害或扼杀身体。他也许领悟到，今天主的恢复是在于我的职事，并且他若不走这条路，他就无路往前。因此，他可能不会离开这恢复。然而，他可以靠他的聪明，并且用他与我的关联，加强他在圣徒眼中的可信度。对于我的信息，凡是他觉得有帮助的，他就会采用。他也可能考量到，他若不在我的名里行事，没有人会欢迎他。他会尽所能的与我相安，但他总有些事是在暗中，因为他存心要作的比我作的更多。或许他能比我或倪弟兄作得更多，但他需要等候。他需要持守一个身体的原则。

我与倪弟兄的关系

我得救之后，就爱主和圣经。因为爱圣经，就设法认识圣经真理。这引导我到弟兄会，并且我花了七年半在他们那里研读圣经。一九三二年，倪弟兄来到我的家乡烟台看我。他回到上海，并告诉那里的弟兄，他认为在烟台发生的事是出于主。他相当看重我。一九三二年召会在烟台兴起。一九三三年，倪弟兄又探访我。同年后来他去了英国，并访问弟兄会。一九三三年八月，他返回中国的途中，就着我全时间事奉的事给我写了一封短信。那个月主对付我，并嘱咐我放下职业。我与主挣扎直到八月二十一日。主告诉我：『你用不信的恶心，把活神离弃了。』我向主降服，并同意全时间事奉祂；次日我就辞去工作。同日，我接到访问东北的邀请函。我去了东北，回来后，我接到倪柝声弟兄的短信，说，『常受弟兄：关于你的前途，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？愿主引导你。』那封信很强的印证，主真正呼召我全时间事奉祂。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去上海进入工作，与倪弟兄一起。我告诉倪弟兄：『我在圣经中看见，主的工作只有一道水流。所以，我到这里来加入你。』从那时起，我绝不释放与倪弟兄不同的信息。一九六二年我来到美国，也作同样的事。这就是在一道水流中持守身体的原则。只有一位主，一个经纶，一个身体，一个职事，和我们该持守的一种教训。（弗四4~6，徒一17，林后三8~9，四1，提前一3~4。）在约翰所揭示新耶路撒冷的异象中，（启二一2~二二5，）没有记载任何教训与新约著者教导的不同。没有记载亚波罗、提摩太或提多所教导的。在神的经纶里只有一个职事。我从未作出任何与倪弟兄不同的事。我的确看见倪弟兄所没有看见的事，但我谨慎绝不作任何超过他的事。我没有跳过他；那会引起难处。这是二十年之久主保守我们在一起没有难处的原因。

共产党接管中国时，倪弟兄打发我离开中国去台湾。他告诉我，我若离开中国，主所给我们看见并赐给我们的可以保留下来。在祂的子民当中，主渴望只有一个职事；祂要祂的子民说同样的话，以同样的步伐行走，有同样的灵，并保守身体的一。（弗四3。）一位弟兄若有甚么比我或倪弟兄所有的更好，他就该等候。他必须保守身体的一。这位弟兄所有的若真是出于主，主会给他正确的时间来释放他所有的。我去台湾之后，有完全的自由讲说主所给我的。我同倪弟兄在中国作工的时候，从未说到任何与他的教导不同的事。这是使主的恢复一直前进而使主能结束这时代惟一的路。我们的说话若有所不同，就会在这恢复中创造出不同的团体；这会扼杀身体。我们必须尽同样的职事，并说同样的话。我们若觉得自己有的更多，就该等候，直到主安排时间给我们揭示我们所有的。我们必须实行只有一个职事，只有一道水流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神是说话的神，并且祂是凭祂的说话在祂的经纶里行动。凭着祂的说话，祂向我们启示祂自己和祂的经纶。这必须是我们的异象。我们若保守自己在祂独一的说话里，我们就会在祂独一的行动里。